

## **Processo n.º 1129/2020**

*(Autos de recurso em matéria cível)*

Relator: Fong Man Chong

Data: 18 de Março de 2021

### **ASSUNTOS:**

- Regime de bens do casal fixado nos termos do artigo 51º do CCM

### **SUMÁRIO:**

I – À luz da regra básica do Direito de Conflitos: *a quaisquer factos aplicam-se as leis - e só se aplicam as leis - que com eles se achem em contacto* (Cfr. *Lições de DIP*, 3ª edição, Almedina, Coimbra, 1992, João Baptista Machado, pág. 9), e como dos elementos dos autos resulta que os nubentes, um, com residência habitual em HK, outra, nas Filipinas, e ao momento da celebração do casamento, fixaram a sua primeira residência habitual nas Filipinas, são, portanto, 3 ordenamentos jurídicos com os quais os nubentes tinham conexão relevante: o de HK, o das Filipinas, e o do interior da China.

II - Nestes termos, é a lei da primeira residência habitual que regula as relações de carácter patrimonial, portanto é o Código Matrimonial das Filipinas aplicável, que estipula:

Art. 124.If the marriage is between a citizen of the Philippines and a foreigner, whether celebrated in the Philippines or abroad, the following rules shall prevail:

(1.) If the husband is a citizen of the Philippines while the wife is a foreigner, the provisions of this Code shall govern their property relations;

(2.) If the husband is a foreigner and the wife is a citizen of the Philippines, the laws of the husband's country shall be followed,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Code with regard to immovable property. (1325a)

É esta alínea 2) do artigo 124º citada que regula a situação em casua. Só que a expressão “ *the laws of the husband's country shall be followed* “ tem de ser interpretada com alguma cautela, pois, em teoria, “a lei nacional do marido” deveria referir-se à lei vigente no ordenamento jurídico do interior da China, porém, como na altura o Recorrido tinha sempre residência habitual em HK, e tem o BIRP de HK, e dos elementos dos autos não resulta que ele mantinha algum elemento de conexão relevante com o ordenamento jurídico do interior da China, deve ser a lei de HK que regula as relações patrimoniais dos nubentes em causa, e como tal deve valer-se o “regime de separação de bens”.

O Relator,

---

Fong Man Chong

## **Processo nº 1129/2020**

*(Autos de recurso em matéria cível)*

Data : 18 de Março de 2021

Recorrente : - A (A)

Objecto do Recurso : - 裁定兩名被聲請人的婚姻財產制度為一般共同財產制 及 裁定第二被聲請人不屬《民法典》規定純粹受誤想婚姻善意一方從夫妻關係而生之利益所影響之第三人之批示

Requeridos : - B (B)  
- C

\*

### **Acordam os Juízes d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da RAEM:**

#### **I – RELATÓRIO**

A (A), Recorrente, devidamente identificada nos autos, discordando do despacho proferido pelo Tribunal de primeira instância, datado de 12/05/2020 (fls. 76 a 80), que fixou o regime de comunhão de adquiridos do Requerido (B) e C, dela veio, em 26/06/2020, interpor recurso para este TSI, com os fundamentos constantes de fls. 2 a 12, tendo formulado as seguintes conclusões:

- I. 兩名被聲請人針對財產目錄提出聲明異議，分別請求認定兩名被聲請人B與C適用

共同財產制、涉案不動產應為市場估值及分別要求對財產清單列入債務。

II. 原審法院針對聲明異議作出判決，認為：(1)兩名被聲請人之婚姻財產制度應適用菲律賓法律；(2)被聲請人C不是《民法典》第1519條所規定純粹受誤想婚姻善意一方從夫妻關係而生之利益所影響之第三人，其權益應受保護，聲請人不可以對抗之；原審法院還決定，針對其餘問題，亦即是：聲請人是否有權強迫兩名被聲請人分割其共同財產、兩名被聲請人請求列入的一項醫療費用以及聲請人請求查明截至2017年2月13日之資產狀況的聲請，留待召開利害關係人會議後，適時作出決定。

III. 針對原審法院的上述決定，聲請人予以尊重，但不能認同，並認為存在錯誤適用法律、遺漏審理及過度審理的瑕疵。

IV. 首先，在找出兩名被聲請人的婚姻應適用的準據法時，為分析是否構成反致，原審法院認為，被聲請人B為中國籍，故潛在準據法之一是中國法律，而不是香港法律。

V. 可是，兩名被聲請人在菲律賓結婚時，中國仍未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香港尚未回歸中國，解決這個歷史問題的《中英聯合聲明》更仍未簽訂；而即使是回歸之後，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香港仍然按照《香港基本法》繼續適用特區自身的法律。

VI. 是故，在中國這一個國家內存在不同法域，是“屬地性的多元法律國家”，為解決這種區際法律衝突，應按照《民法典》第18條之規定，首要檢視該多元法律體系所使用之標準而確定準據法；如不能確定該等標準，則適用與有關情況有較密切聯繫之法制。

VII. 在兩名被聲請人結婚時，中國並無訂立相關的區際衝突法，因此，考慮到被聲請人B持有香港居民身份證，在前往菲律賓與被聲請人C結婚前，早已在香港生活、與另一女士D在香港育有一名兒子E，按照其與被聲請人C結婚時生效的1949年6月18日第386號共和國法律《菲律賓民法典》(Republic Act No.386 June 18, 1949-《The Civil Code of The Philippines》)第124條之規定，“如果丈夫是外國人，妻子是菲律賓公民，丈夫所屬國的法律應予遵守，……”，在多元法律體系中之不同法域作出選擇，這處所指出的應為與被聲請人B最有密切聯繫的香港法律。

VIII. 澳門《民法典》第15條的規定屬於“實質指定”，衝突規範原則上僅指引澳門以外之實體法，不會出現反致；但同一法典第16條第1款規定，如澳門衝突規範所指引之法律之衝突法援引另一法律時，該法律同時亦認為自身為準據法時，就會接納反致。

IX. 分析香港法律情況，作為英美法系法域，在法律適用問題上採納“法院地法”的做法，意即若當地法院確定自身對離婚案件有管轄權，一般就只採用法院地法。

X. 按照香港現行第179章《婚姻訴訟條例》第3條a款之規定，被聲請人B為香港永久性居民，香港法院對於兩名被聲請人的婚姻具有司法管轄權。

XI. 所以，香港的衝突規範亦認為香港法律自身即為準據法，便符合了澳門《民法典》第16條第1款所規定接納反致之情況；因此，按照1949年6月18日第386號共和國法律《菲律賓民法典》(Republic Act No.386 June 18, 1949-《The Civil Code of The Philippines》)第124條第2款，兩名被聲請人的婚姻財產關係應適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制度。

XII. 必須要補充一點，觀察菲律賓衝突規範，明顯可見其專門區別了丈夫為外國人時的特殊處理；因此，為達致原審法院所指之法律和諧，任何情況下也不應以當地法律為準據法。

XIII. 婚姻財產關係規範在香港現行第182章《已婚者地位條例》，按照該條例第2條及第4條規定，配偶之間並不存在共同財產，婚前或婚後取得的財產皆由雙方各自擁有及處置；所以，按照香港法律，兩名被聲請人之間的財產制度應視為“分別財產制”。

XIV. 因此，原審法院在此處存在錯誤適用法律的瑕疵，有關判決應予撤銷，並應改為裁定兩名被聲請人之間的財產制度為“分別財產制”。

XV. 無論以上見解是否為閣下所接納，上訴人亦認為原審法院的判決存在瑕疵。

XVI. 首先，兩名被聲請人在聲明異議狀中沒有指明其權益遭受到哪些具體侵害或超越了哪些部份，違反處分原則。

XVII. 由於沒有闡明，上訴人不知悉及不理解兩名被聲請人所指稱的財產分割是如何及侵害了彼等哪些財產份額。

XVIII. 在於上訴人而言，作為善意一方的上訴人僅欲依法分配其所擁有的一半份額，這一半份額僅為被聲請人B所擁有的資產的一半，而不會僭越被聲請人C的部份；對於C而言，如有造成財產數值減少，應負責任的是重婚者B，而與上訴人無尤。

XIX. 所以，在欠缺實際計算數額的基礎上，上訴人無法清晰判斷法院的這個判決對其帶來何種損害；原審法院卻籠統地裁定上訴人不能對抗第二被聲請人的權益，具體含義並不清晰，在此問題上沒有表明立場，上訴人無所適從。

XX. 而且，作為聲明異議，原則上僅能針對財產目錄的內容提出質疑，原審法院這個裁定亦經已超出兩名被聲請人原本的請求。因此，違反了《民事訴訟法典》第564條之規定，並存在同一法典第571條第1款d及e項之遺漏審理及過度審理瑕疵。

XXI. 即使不認為原審法院的決定存在上述瑕疵，上訴人亦是這段誤想婚姻的唯一善意方，其權益應受保護且彷彿婚姻沒有存在瑕疵一樣。

XXII. 作為唯一善意方，如果在行使這個權益時，還需要兼顧非善意締結方的首段婚姻的情況，《民法典》第1519條之規定根本無法正常運行；訴訟法關於提起財產清冊程序的規

定中亦沒有設定額外的要件。

XXIII. 顯而易見，這個機制就是為了保護善意無辜的一方，分割假想配偶的共同財產時佔據有利地位。

XXIV. 事實上，亦不見得這個財產分割會對被聲請人C構成侵害。(以下假設法庭仍然認定彼等不應適用分別財產制)

XXV. 用最籠統直觀的角度而言，上訴人取得的也只是被聲請人B與其婚後取得的財產的一半。被聲請人B彷彿針對上訴人負有一項相當於其財產一半的一項個人之“債”，即使以其財產一半了結這項“債”，對於其配偶C而言，並不影響其共同財產權益。

XXVI. 即使這個部份分割予上訴人所取得，對於被聲請人C而言，數額上仍應以被聲請人B原有的財產總額作結算，亦即，享有與上訴人相同數額的權益(總資產的一半)，兩名“配偶”各取一半份額，作為對重婚者的制裁。

XXVII. 而更重要的是，被聲請人C現主張夫妻共同共有物權/債權，就正正是與重婚人存在債權債務關係的第三人；這樣，應裁定上訴人的分割財產行為不會損害被聲請人C的權益，且即使造成尚有的損害，上訴人亦有權援引《民法典》第1519條第2款之規定對抗之。

\*

**B (B), Requerido, com os sinais identificativos nos autos, ofereceu a resposta constante de fls. 88 e 89, tendo formulado as seguintes conclusões:**

I. 被上訴人與另一被上訴人C，兩人之間的婚姻財產制度之準據法為菲律賓法律，中國法律為其國籍國法，亦即，被上訴人倆之婚姻財產制度為共同財產制。

II. 是否需要認定被上訴人B為絕對惡意，同時附加以惡意的極端制裁結果，要被上訴人貢獻其一生所有儲蓄及財產作為對其婚姻感情上的制裁？

III. 被上訴人認為，不應對誤想婚姻作出任何惡意定義，繼而盡索被上訴人B的一生財產作為其擁有兩段婚姻的法律制裁，亦即，其兩名配偶被上訴人C及上訴人A各取被上訴人B的財產的一半份額。

\*

Corridos os vistos legais, cumpre analisar e decidir.

\* \* \*

## **II – PRESSUPOSTOS PROCESSUAIS**

Este Tribunal é o competente em razão da nacionalidade, matéria e hierarquia.

O processo é o próprio e não há nulidades.

As partes gozam de personalidade e capacidade judiciária e são dotadas de legitimidade “*ad causam*”.

Não há excepções ou questões prévias que obstem ao conhecimento do mérito da causa.

\* \* \*

### **III – FACTOS ASSENTES:**

São os seguintes factos que constituem objecto deste recurso e que têm interesse para resolver o litígio:

A. 兩名被聲請人 B 和 C 於 1982 年 2 月 13 日於菲律賓共和國締結婚姻，二人締結婚姻時，被聲請人 B 為中國籍，被聲請人 C 為菲律賓籍。

B. 婚後，兩名被聲請人 B 和 C 於菲律賓工作和生活。

C. 直至 1984 年，第二被聲請人 C 跟隨第一被聲請人 B 到香港共同生活，於 1984 至 1988 年，第一被聲請人 B 亦在香港工作。

\* \* \*

### **IV – FUNDAMENTAÇÃO**

Como o recurso tem por objecto o despacho proferido pelo Tribunal de 1ª instância, importa ver o que o Tribunal *a quo* decidiu na parte questionada pela Recorrente. Este afirmou na sua dought decision:

\*

卷宗第572頁至第576頁、第581頁至第619頁、第621頁至第651頁：閱。

\*

本 案 中 ， 兩 名 被 聲 請 人 B 和 C 於 1982 年 2 月 13 日 於 菲 律 賓 共 和 國 締 結 婚 姻 ， 有 關 婚 姻 至 今 仍 然 未 被 解 銷 ( 見 主 案 卷 宗 第 6 頁 至 第 8 頁 ) 。

此外，聲請人A與被聲請人B於1984年10月15日於澳門締結婚姻。

\*

C 透過第FM1-14-0015-CAO號通常宣告案，請求撤銷聲請人A與被聲請人B之間的婚姻，法庭最終裁定訴訟理由成立，並決定宣告撤銷聲請人A與被聲請人B之間於1984年10月15日在澳門締結的婚姻，有關判決於2017年2月13日轉為確定(見該案卷宗第157頁)。

為著誤想婚姻之效力，聲請人A於2018年6月28日針對被聲請人B和C 提起第FM1-18-0021-CAO號通常宣告訴訟程序，法庭最終裁定訴訟理由成立，並決定宣告聲請人A與被聲請人B之間於1984年10月15日在澳門締結的婚姻為誤想婚姻，且僅聲請人A為善意締結婚姻之一方(見卷宗第6頁至第10頁)。

\*

為著分割夫妻財產之效力，聲請人A以其本人為誤想婚姻之善意一方為由，針對兩名被聲請人B和C 提起本財產清冊程序。

待分割財產管理人A向本法庭提交了相關財產目錄(見卷宗第525頁至第553頁)。

\*

兩名被聲請人B和C 提出相關聲明異議(見卷宗第581頁至第619頁、第621頁至第651頁)。

\*

#### **I. 關於第一被聲請人B與第二被聲請人C之婚姻財產制度**

待分割財產管理人A指出第一被聲請人B為中國籍，第二被聲請人C 為菲律賓籍，二人於菲律賓締結婚姻及男方為香港居民，故認為二人之婚姻財產制度為分別財產制。

兩名被聲請人B和C 則指出二人婚後常居於中國內地，認為應適用中國內地之法律，故二人之財產制度為取得共同財產制。

同時，兩名被聲請人認為第二被聲請人C 的合法權益應受保護，以及聲請人A不應強制分割/分配兩名被聲請人B和C 之婚姻財產。

\*

按照澳門《民法典》第14條之規定：「賦予某法律準據法地位時，僅適用該法律之若干規定，該等規定須為基於其內容及在該法律中所具之功能而構成衝突規則所涉及範疇制度之規定。」

根據澳門《民法典》第15條之規定：「一、衝突規範指引澳門以外之法律時，如無相反規定，僅適用該法律之域內法。二、為着本章規定之效力，域內法係指實體法，而不包括衝突規範。」

按照澳門《民法典》第16條之規定：「一、然而，澳門衝突規範所指引之法律之衝突法援引另一法律時，而該法律認為本身為規範有關情況之準據法者，應適用該法律之內國

法。二、衝突規範所指定之法律之衝突法引用澳門域內法時，澳門域內法為適用之法律。」

\*

按照上述規定和國際私法主流學說，澳門《民法典》第15條之規定稱為實質指向，即衝突規範指引澳門以外之法律時，如無相反規定，僅適用該法律之域內法，即相關外國法之實體法。

澳門《民法典》第16條之規定稱為整體指向，即澳門《民法典》第15條之相反規定。

簡言之，一般情況下，按照澳門《民法典》之衝突規範指出之外國法，僅適用相關外國法之實體法，只有在達致法律和諧之情況，即澳門《民法典》第16條規定反致之情況下，才會考慮相關外國法之衝突規範。

\*

為著找出具體適用之準據法，按照澳門《民法典》第15條之規定<sup>1</sup>，必須進行識別之程序，即：(一)按照法律關係之結構性元素找出潛在準據法、(二)在潛在準據法中找出相關外國法之實體法條文、(三)按照相關實體法，結合法院本地國的概念而作出一個折衷的比較來訂定相關概念範疇、(四)按照相關概念範疇適用法院本地國之衝突規範、(五)透過衝突規範找出連結因素，以找出相關準據法。

\*

換言之，我們必須先找出兩名被聲請人B和C之法律關係的潛在準據法。

\*

經審閱主案卷宗資料，尤其主案卷宗第6頁至第11頁之婚姻合約認證繕本，以及主案卷宗第103頁至第106頁之判決書內容，以下為被本法庭獲證明之重要事實：

(.....)

\*

按照上述已證事實，兩名被聲請人B和C於1982年2月13日於菲律賓共和國締結婚姻，二人締結婚姻時，被聲請人B為中國籍，被聲請人C為菲律賓籍，婚後二人於菲律賓工作和生活。

故此，相關潛在準據法為菲律賓法律和中國法律，即兩名被聲請人之常居地法、被聲請人C之國籍國法，以及被聲請人B之國籍國法。

\*

按照菲律賓《家庭法》第75條規定：「The future spouses may, in the marriage

---

<sup>1</sup> 參見Luís de Lima Pinheiro, 《Direito Internacional Privado》 - Parte Geral, Almedina, 第391頁至第413頁。

settlements, agree upon the regime of absolute community, conjugal partnership of gains, complete separation of property, or any other regime. In the absence of a marriage settlement, or when the regime agreed upon is void, the system of absolute community of property as established in this Code shall govern. (119a)」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一九八〇年九月十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第13條之規定：「第十三條 夫妻在婚姻關係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歸夫妻共同所有，雙方另有約定的除外。夫妻對共同所有的財產，有平等的處理權。」

按照上述實體法之內容，菲律賓法律和中國法律之實體法所對應之概念範疇為夫妻財產制度，故適用澳門《民法典》之衝突規範為澳門《民法典》第51條。

\*

按照《民法典》第51條之規定：「一、婚前協定之實質及效力，以及法定或約定財產制之實質及效力，均按締結婚姻時結婚人之常居地法規定。二、結婚人無同一常居地時，適用婚後首個共同居所地法。三、適用之法律為澳門以外之法律，且其中一名結婚人之常居地在澳門地區時，得約定採用本法典容許之任一財產制。」

按照上述已證事實，證實兩名被聲請人**B**和**C**婚後於菲律賓工作和生活，故二人間夫妻財產制度之準據法應為菲律賓法律。

\*

聲請人**A**指出按照菲律賓法律之衝突規範規定<sup>2</sup>，當菲律賓女仕與外國人結婚時，相關財產制度受丈夫之國家(country)的法律所規範，其認為被聲請人**B**持有香港居民身份證，故應受香港法律所規範，故本案出現澳門《民法典》第16條規定反致之情況。

\*

本案中，證實被聲請人**B**為中國籍，締結婚姻時常居於菲律賓，中國法律為其國籍國法，菲律賓法律為其常居地法。

須指出的是，在確定財產制度方面，應考慮締結婚姻時之潛在準據法，香港法律並非相關潛在準據法，與相關法律關係沒有任何接觸，不符合達致法律和諧之目的，故不應被適用於相關法律關係。

因此，本法庭認為本案不存在澳門《民法典》第16條規定屬反致之情況，故不應適用兩名被聲請人**B**和**C**締結婚姻時，即1982年2月13日之香港法律。

相反，按照澳門《民法典》第51條之規定，應適用締結婚姻時兩名被聲請人之常居

---

<sup>2</sup> 菲律賓《家庭法典》第124條之規定為：

Art. 124.If the marriage is between a citizen of the Philippines and a foreigner, whether celebrated in the Philippines or abroad, the following rules shall prevail:

(1.) If the husband is a citizen of the Philippines while the wife is a foreigner, the provisions of this Code shall govern their property relations;

(2.) If the husband is a foreigner and the wife is a citizen of the Philippines, the laws of the husband's country shall be followed,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Code with regard to immovable property. (1325a)

地法，即菲律賓法律。

\*

按照菲律賓《家庭法》第75條之規定：「The future spouses may, in the marriage settlements, agree upon the regime of absolute community, conjugal partnership of gains, complete separation of property, or any other regime. In the absence of a marriage settlement, or when the regime agreed upon is void, the system of absolute community of property as established in this Code shall govern. (119a)」

經審閱主案卷宗第6頁至第11頁之婚姻合約認證繕本，結合本案沒有任何資料顯示兩名被聲請人B和C締結婚姻時曾訂立婚前或婚後協定之情況，本法庭認為兩名被聲請人B和C之間的婚姻財產制度為一般共同財產制(system of absolute community of property)。

\*

## **II. 關於第二被聲請人C是否屬純粹受該一方從夫妻關係而生之利益所影響之第三人方面**

按照《民法典》第1519條之規定：「一、被撤銷之婚姻為夫妻雙方善意締結者，該婚姻在有關判決確定前對夫妻雙方及第三人均產生效力。二、如僅夫妻之一方善意締結婚姻，則僅該一方得主張由此婚姻狀況而生之利益，並得以該等利益對抗第三人，只要第三人純粹受該一方從夫妻關係而生之利益所影響者。」

根據《民法典》第1520條之規定：「一、結婚時並不知悉導致婚姻可撤銷之瑕疵存在，而此情況屬可原諒者，又或結婚意思之表示係因受人身脅迫或精神脅迫而作出者，均視為善意。二、推定夫妻雙方均為善意。」

\*

關於誤想婚姻對第三人之效力方面，正如 尊敬的Guilherme Freire Falcão de Oliveira和Francisco Manuel Pereira Coelho教授所教導：<sup>3</sup>

「誤想婚姻制度同樣旨在保護第三人，為此誤想婚姻之效力同樣延伸適用於第三人。

必須區分三種情況。

如果夫妻雙方均為善意，非有效婚姻直至宣告民事婚姻被撤銷的判決成為確定或教會法庭宣告婚姻無效的判決附注之前產生全部效力，對第三人亦然。

---

<sup>3</sup> 參見Guilherme Freire Falcão de Oliveira和Francisco Manuel Pereira Coelho，《親屬法教程》林笑雲譯，法律出版社，第295頁和第296頁。

如果僅有一方配偶為善意，第 1647 條同樣作了區分。

如果是夫妻之間所建立的將影響第三人利益的關係（例如，夫妻一方在未取得另一方同意情況下讓與不動產），將按照對善意配偶有利或不利，從而產生或不產生（對夫妻雙方和間接地對第三人）相關的效力，以及產生“夫妻之間曾經存在的關係對第三人的單純影響”（第 1647 條第 2 款）。

相反，如果是每個配偶與第三人直接建立的，但取決於已婚之個人狀態之關係（例如，姻親關係、第三人因對婚姻之期待而向一方擬結婚人所作的贈與），則是另一種解決辦法。既然現在沒有在夫妻之間建立關係，善意或惡意配偶的區分在此是決定性就沒有理由，並且僅對前者產生有利的效力。第三人不能因為與之訂定合同的配偶為惡意或善意而受到或多或少的保護。由於這些關係被包括在第 1647 條第 2 款，因為，相對於第三人這裡並未涉及“夫妻之間曾經存在的關係對第三人的單純影響”，適用的原則應該是單純的非有效原則，據此，婚姻在此情況下不產生任何效力。

最後，如果夫妻雙方均為惡意，婚姻對他們不產生效力，因此，對第三人同樣不產生效力。」<sup>4</sup>

\*

本 案 中 ， 兩 名 被 聲 請 人 **B** 和 **C** 於 1982 年 2 月 13 日 於 菲 律 賓 共 和 國 結 婚 ， 直 至 目 前 為

---

<sup>4</sup> 葡文原文為：

O instituto do casamento putativo também visa proteger *terceiros*, pelo que a eficácia putativa deve estender-se igualmente a estes.

Há que distinguir as mesmas três hipóteses.

*Se ambos os cônjuges estavam de boa fé*, o casamento inválido produz todos os seus efeitos, também em relação a terceiros, até ao trânsito em julgado da sentença de anulação do casamento civil ou ao averbamento da decisão do tribunal eclesiástico que declarou a nulidade do casamento (art. 1647.º, n.ºs 1 e 3).

*Se só um dos cônjuges estava de boa fé*, o art. 1647.º, n.º 2, faz ainda uma distinção.

Tratando-se de relações que, estabelecendo-se entre os próprios cônjuges, vão afectar terceiros nos seus interesses (p. ex., alienação de imóveis feita por um dos cônjuges sem o consentimento do outro), os respectivos efeitos, “mero reflexo, relativamente a terceiros, das relações havidas entre os cônjuges” (art. 1647.º, n.º 2), produzem-se ou não - em relação aos cônjuges e, reflexamente, em relação a terceiros - conforme forem favoráveis ou desfavoráveis ao cônjuge de boa fé.

Tratando-se, pelo contrário, de relações que se estabeleçam directamente entre cada um dos cônjuges e terceiros mas que estejam dependentes do estado pessoal de casado (p. ex., relação de afinidade, doação para casamento feita por terceiro a um dos esposados), já a solução é diversa. Não se estabelecendo agora a relação entre os próprios cônjuges, não se justificaria que fosse aqui decisiva a distinção entre cônjuge de boa fé e cônjuge de má fé, só se produzindo os efeitos favoráveis àquele. O terceiro não merece mais ou menos protecção porque esteja de má fé ou de boa fé o cônjuge com quem contratou. Não estando estas relações abrangidas no art. 1647.º, n.º 2, pois não se trata aqui, relativamente a terceiros, de “mero reflexo das relações havidas entre os cônjuges”, o princípio a aplicar deve ser singelamente o da invalidade, pelo que o casamento não produz neste caso quaisquer efeitos.

Finalmente, *se ambos os cônjuges estavam de má fé* o casamento não produz efeitos em relação a eles e, por conseguinte, também não os produz em relação a terceiros.

止，沒有資料顯示二人之婚姻已被解銷。

法庭於2015年9月11日宣告撤銷被聲請人B與聲請人A於1984年10月15日在澳門締結之婚姻，有關判決已於2017年2月13日轉為確定。

\*

明顯地，被聲請人C不屬於澳門《民法典》第1519條規定純粹受誤想婚姻善意一方從夫妻關係而生之利益所影響之第三人。

相反地，合法配偶/被聲請人C的權利應受到保護，聲請人A亦不可以其為誤想婚姻之善意一方為由對抗被聲請人C。

\*

針對兩名被聲請人B和C指出認為聲請人A無權強迫二人分割其共同財產、兩名被聲請人請求將一項醫療費用列入財產目錄內，以及聲請人A請求查明被聲請人B和聲請人A截至2017年2月13日之資產狀況的聲請方面，本法庭決定留待召開利害關係人會議後，適時作出相關決定。

\*

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989條之規定，結合現時本澳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而採取之入境政策，本法庭決定訂定於2020年6月24日上午11時正召開利害關係人會議。

\*

作出通知及採取必要措施。

\*

### ***Quid Juris?***

Neste recurso o Recorrente apresentou as seguintes conclusões e pedidos:

“原審法院針對聲明異議作出判決，認為：(1)兩名被聲請人之婚姻財產制度應適用菲律賓法律；(2)被聲請人C不是《民法典》第1519條所規定純粹受誤想婚姻善意一方從夫妻關係而生之利益所影響之第三人，其權益應受保護，聲請人不可以對抗之；原審法院還決定，針對其餘問題，亦即是：聲請人是否有權強迫兩名被聲請人分割其共同財產、兩名被聲請人請求列入的一項醫療費用以及聲請人請求查明截至2017年2月13日之資產狀況的聲請，留待召開利害關係人會議後，適時作出決定。

III. 針對原審法院的上述決定，聲請人予以尊重，但不能認同，並認為存在錯誤適用法律、遺漏審理及過度審理的瑕疵。

(...)”.

Ficaram provados os seguintes factos:

- O Recorrente e C (*cidadã filipina*) casaram em 13/02/1982, depois passaram a trabalhar e viver nas Filipinas (durante quase 2 anos);
- Entre 1984 a 1988, os dois passaram a trabalhar e viver em HK;
- Entretanto, em 1984, o Recorrente veio a casar-se com a Recorrida (uma residente de Macau) e registou o seu matrimónio em Macau, casamento este que veio a ser anulado judicialmente.

Pergunta-se, qual o regime de bens que o Recorrente e C tem?

Basicamente 3 ordenamentos jurídicos com os quais os interessados têm conexão relevante: o de HK, o das Filipinas, e o do interior da China.

Nesta matéria, o artigo 51º (Convenções antenupciais e regime de bens) do CCM estipula:

1. A substância e efeitos das convenções antenupciais e do regime de bens, legal ou convencional, são definidos pela lei da residência habitual dos nubentes ao tempo da celebração do casamento.

2. Não tendo os nubentes a mesma residência habitual, é aplicável a lei da primeira residência conjugal.

3. Se a lei aplicável for outra que não a de Macau e um dos nubentes tiver a sua residência habitual no território de Macau, pode ser convencionado um dos regimes admitidos neste Código.

Este artigo corresponde basicamente ao artigo 53º do CC de 1966, relativamente ao qual se anotou:

“(…)”

Estas duas componentes - a pessoal ou institucional e a convencional - do regime de bens fornecem-nos os dois pontos de vista segundo os quais se vai determinar a lei aplicável à matéria: por um lado, o elemento de conexão decisivo terá carácter pessoal; mas, por outro lado, esse elemento de conexão pessoal será *fixo* no tempo, isto é, será referido ao momento da celebração do casamento. Assim é que, obedecendo a estas directrizes, o art. 53.º do nosso Código determina como lei aplicável ao regime de bens, legal ou convencional, a lei nacional dos nubentes ao tempo da celebração do casamento; subsidiariamente, tendo os nubentes nacionalidades diferentes, a lei da sua residência habitual comum àquele tempo; e, se também esta faltar, a lei da primeira residência conjugal<sup>5</sup>.

São reconduzíveis ao conceito-quadro do art. 53.º todas aquelas normas materiais que estabelecem uma regulamentação diversificada para as relações patrimoniais dos cônjuges, conforme o regime de bens que vigora para dado casamento, e, em função desse regime, fixam as regras da partilha, no termo das ditas relações patrimoniais. Trata-se, portanto, daquelas disposições que *não são comuns* a todos os casamentos, por isso mesmo que são específicas de certo ou certos regimes de bens.”

(…)

“À lei designada pelo art. 53.º cabe antes de mais definir o regime de bens, legal<sup>6</sup> ou convencional, bem como os efeitos directamente decorrentes desse particular regime de bens sobre as relações patrimoniais dos cônjuges. Cabe-lhe, assim, p. ex., regular as ilegitimidades conjugais que se prendam com o particular regime de bens do casal, assim como os especiais poderes de

---

<sup>5</sup> O art. 2.º da Convenção da Haia de 17-7-1905 dispunha que, «na falta de contrato nupcial, os efeitos do casamento sobre os bens dos cônjuges, tanto imóveis como móveis, são regidos pela lei nacional do marido no momento da celebração do casamento».

<sup>6</sup> Claro que, tratando-se de um regime legal imperativo, esta sua imperatividade vai ficar na dependência da lei designada pelo art. 54.º, visto ser esta a lei competente para decidir da modificabilidade do regime, após a celebração do casamento. Em todo o caso, competirá à lei designada pelo art. 53.º dizer qual o regime de bens que ficou instituído com a celebração do casamento.

administração ou de disposição que sejam garantidos aos cônjuges por esse mesmo regime. Compete-lhe ainda decidir em matéria de presunções de propriedade dependentes do particular regime de bens e quanto às garantias por créditos decorrentes do funcionamento do mesmo regime. (Cfr. *Lições de DIP*, 3ª edição, Almedina, Coimbra, 1992, João Baptista Machado, pág. 408 e seguintes).

Nestes termos, é a lei da primeira residência habitual que regula as relações de carácter patrimonial.

Ora, como dos elementos dos autos não resulta que os nubentes, na altura, não tinham outro local de residência habitual senão a das Filipinas, é de considerar que era nas Filipinas onde eles fixaram a sua primeira residência habitual.

E o Código Matrimonial das Filipinas estipula:

Art. 124.If the marriage is between a citizen of the Philippines and a foreigner, whether celebrated in the Philippines or abroad, the following rules shall prevail:

(3.) If the husband is a citizen of the Philippines while the wife is a foreigner, the provisions of this Code shall govern their property relations;

(4.) If the husband is a foreigner and the wife is a citizen of the Philippines, the laws of the husband's country shall be followed,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Code with regard to immovable property. (1325a)

É esta alínea 2) do artigo 124º acima citada que regula a situação em casua, só que a expressão “ *the laws of the husband's country shall be followed* ” tem de ser interpretada com alguma cautela, pois, em teoria, “a lei nacional do marido” deveria referir-se à lei vigente no ordenamento jurídico do interior da

China, só que, tal como a Recorrente invocou, na altura o Recorrido tinha sempre residência habitual em HK, e tem o BIRP de HK (fls. 24), e dos elementos dos autos não resulta que ele mantinha algum elemento de conexão relevante com o ordenamento jurídico do interior da China.

Aqui, é pertinente evocar-se a finalidade subjacente ao DIP, ensinava o Prof. Baptista Machado:

“Do exposto resulta, pois, que o Direito de Conflitos de leis (quer no tempo, quer no espaço) assume como critério básico o da «localização» dos factos: a «localização» no tempo para o Direito Intertemporal e a «localização» no espaço para o Direito Internacional Privado. Essa a razão por que se afirma que estes dois direitos são direitos «de conexão»: a conexão dos factos com os sistemas jurídicos é que constitui o dado determinante (o facto operativo ou *facto jurídico*) básico da aplicabilidade dos mesmos sistemas jurídicos. Por isso, podemos enunciar como regra básica de todo o Direito de Conflitos a seguinte: *a quaisquer factos aplicam-se as leis - e só se aplicam as leis - que com eles se achem em contacto.* (Cfr. In ob. citada, pág. 9).

Por isso, não encontramos razões bantantes para chamar o ordenamento jurídico do interior da China para regular as relação conjugais de carácter matrimonial do Recorrido e a mulher dele.

Por outro lado, há-de igualmente respeitar a expectativa das partes, porque é ilegítimo pensar-se que as partes possam contar com um ordenamento jurídico com que não mantinha nenhum elemento de conexão relevante para esta finalidade.

Nesta óptica, salvo o melhor respeito, defendemos que deve ser chamada a lei de HK para regular o regime de bens matrimoniais do Recorrido com a sua esposa, logo a conclusão é a de que o matrimónio não tem

repercussões no património dos nubentes, quanto mais, pode dizer-se (numa linguagem menos rigorosa) que é o “regime de separação de bens” que vigora entre o Recorrido e a sua mulher.

Nesta parte, **é de julgar procedente o recurso interposto pela Recorrente, revogando a sentença nesta parte da matéria.**

\*

Relativamente à decisão constante da sentença tangentes aos 2 seguintes pontos:

- Ao reclamar contra a decisão proferida pelo Tribunal *a quo*, o Recorrido e a sua esposa não chegaram a indicar quais interesses concretos que foram lesados pela fixação do “regime de comunhão de adquiridos”;

- Não se explica por que a Recorrente, enquanto nubente de boa fé, não podia invocar o artigo 1519º/2 para se opor a outras pessoas, enquanto terceiro de boa fé.

Em suma, a Recorrente invocou as seguintes razões:

XV. 無論以上見解是否為 閣下所接納，上訴人亦認為原審法院的判決存在瑕疵。

XVI. 首先，兩名被聲請人在聲明異議狀中沒有指明其權益遭受到哪些具體侵害或超越了哪些部份，違反處分原則。

XVII. 由於沒有闡明，上訴人不知悉及不理解兩名被聲請人所指稱的財產分割是如何及侵害了彼等哪些財產份額。

XVIII. 在於上訴人而言，作為善意一方的上訴人僅欲依法分配其所擁有的一半份額，這一半份額僅為被聲請人B所擁有的資產的一半，而不會僭越被聲請人C的部份；對於C而言，如有造成財產數值減少，應負責任的是重婚者B，而與上訴人無尤。

XIX. 所以，在欠缺實際計算數額的基礎上，上訴人無法清晰判斷法院的這個判決對其帶來何種損害；原審法院卻籠統地裁定上訴人不能對抗第二被聲請人的權益，具體含義並不清晰，在此問題上沒有表明立場，上訴人無所適從。

XX. 而且，作為聲明異議，原則上僅能針對財產目錄的內容提出質疑，原審法院這個

裁定亦經已超出兩名被聲請人原本的請求。因此，違反了《民事訴訟法典》第564條之規定，並存在同一法典第571條第1款d及e項之遺漏審理及過度審理瑕疵。

XXI. 即使不認為原審法院的決定存在上述瑕疵，上訴人亦是這段誤想婚姻的唯一善意方，其權益應受保護且彷彿婚姻沒有存在瑕疵一樣。

XXII. 作為唯一善意方，如果在行使這個權益時，還需要兼顧非善意締結方的首段婚姻的情況，《民法典》第1519條之規定根本無法正常運行；訴訟法關於提起財產清冊程序的規定中亦沒有設定額外的要件。

XXIII. 顯而易見，這個機制就是為了保護善意無辜的一方，分割假想配偶的共同財產時佔據有利地位。

XXIV. 事實上，亦不見得這個財產分割會對被聲請人C構成侵害。(以下假設法庭仍然認定彼等不應適用分別財產制)

XXV. 用最籠統直觀的角度而言，上訴人取得的也只是被聲請人B與其婚後取得的財產的一半。被聲請人B彷彿針對上訴人負有一項相當於其財產一半的一項個人之“債”，即使以其財產一半了結這項“債”，對於其配偶C而言，並不影響其共同財產權益。

XXVI. 即使這個部份分割予上訴人所取得，對於被聲請人C而言，數額上仍應以被聲請人B原有的財產總額作結算，亦即，享有與上訴人相同數額的權益(總資產的一半)，兩名“配偶”各取一半份額，作為對重婚者的制裁。

XXVII. 而更重要的是，被聲請人C現主張夫妻共同共有物權/債權，就正正是與重婚人存在債權債務關係的第三人；這樣，應裁定上訴人的分割財產行為不會損害被聲請人C的權益，且即使造成倘有的損害，上訴人亦有權援引《民法典》第1519條第2款之規定對抗之。

Efectivamente o Tribunal *a quo* erro nestas partes, visto que:

- Não há factos concretos que apontem para a existência de interesses lesados e sofridos pelo Recorrido e pela mulher dele, e este tipo de interesses tem de ser decidido caso a caso, e não abstractamente lançar tal conclusão;

- O mesmo se diga em relação ao conceito de terceiro de boa fé nos casamentos putativos, é em face dos elementos concretos que se analisa e conclui se pode chamar ou não a regra de terceiro de boa fé para resolver a

disputa, e não em termos abstractos!

Pelo que, por nulidade resultante do excesso de pronúncia da decisão, esta parte não pode manter-se e como tal há-de ser revogada.

**Pelo que, procede o recurso, revogando-se a decisão recorrida e passou a decidir-se nos termos acima fixados.**

\*

Síntese conclusiva:

I – À luz da regra básica do Direito de Conflitos: *a quaisquer factos aplicam-se as leis - e só se aplicam as leis - que com eles se achem em contacto* (Cfr. *Lições de DIP*, 3ª edição, Almedina, Coimbra, 1992, João Baptista Machado, pág. 9), e como dos elementos dos autos resulta que os nubentes, um, com residência habitual em HK, outra, nas Filipinas, e ao momento da celebração do casamento, fixaram a sua primeira residência habitual nas Filipinas, são, portanto, 3 ordenamentos jurídicos com os quais os nubentes tinham conexão relevante: o de HK, o das Filipinas, e o do interior da China.

II - Nestes termos, é a lei da primeira residência habitual que regula as relações de carácter patrimonial, portanto é o Código Matrimonial das Filipinas aplicável, que estipula:

Art. 124. If the marriage is between a citizen of the Philippines and a foreigner, whether celebrated in the Philippines or abroad, the following rules shall prevail:

(5.) If the husband is a citizen of the Philippines while the wife is a foreigner, the provisions of this Code shall govern their property relations;

(6.) If the husband is a foreigner and the wife is a citizen of the Philippines, the laws of the husband's country shall be followed,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Code with regard to immovable property. (1325a)

É esta alínea 2) do artigo 124º citada que regula a situação em casua. Só que a expressão “ *the laws of the husband's country shall be followed* ” tem de ser interpretada com alguma cautela, pois, em teoria, “a lei nacional do marido” deveria referir-se à lei vigente no ordenamento jurídico do interior da China, porém, como na altura o Recorrido tinha sempre residência habitual em HK, e tem o BIRP de HK, e dos elementos dos autos não resulta que ele mantinha algum elemento de conexão relevante com o ordenamento jurídico do interior da China, deve ser a lei de HK que regula as relações patrimoniais dos nubentes em causa, e como tal deve valer-se o “regime de separação de bens”.

\*

Tudo visto e analisado, resta decidir.

\* \* \*

## **V – DECISÃO**

Em face de todo o que fica exposto e justificado, os juízes do Tribunal de 2ª Instância **acordam em:**

**1) - Conceder provimento ao recurso, revogando-se a sentença na parte que fixou ao Recorrido e a sua esposa o regime de comunhão de adquiridos, passando a declarar-se que, entre eles, vigora o regime de separação de bens.**

\*

**2) – Declarar nula a restante parte da sentença por excesso de pronúncia.**

\*

**Custas pelos Recorridos em ambas as instâncias.**

\*

**Registe e Notifique.**

\*

RAEM, 18 de Março de 2021.

(Relator)

Fong Man Chong

(Primeiro Juiz-Adjunto)

Ho Wai Neng

(Segundo Juiz-Adjunto)

Tong Hio Fong